

艺术是人类跋涉过程中的小憩,是奔跑路上抒情的一端,应该高雅,但不应太复杂。

字韵歌风

在只能通过半导体收音机感知横断山以外世界的少年时代,我不知道是因为,竟狂热地喜欢交响乐。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交响乐,只是喜欢那一群乐器发出的美妙的音乐,有时候是一种乐器,有时候是多种乐器。所演奏的曲子,有的令人欣喜若狂,有的令人情不自禁想落泪,有的像是在催促人上战场,而有的仿佛像我孤独地牵着一头牛放牧在山坡上:一头牛,一个人,风轻轻吹,云安静地在天上流淌,世界只剩下两缕静坐在山梁上的清澈而迷惘的目光。不同的乐曲,予我不同的情绪。

当然,那时候喜欢听收音机里的交响乐的原因大致有两个:一是家里其他人都不跟我争,我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收听。父亲曾反对说,简直在听一群人敲破铜烂铁!他不希望我在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上耗电电池,别等到中午一家人静静地坐在收音机前收听长篇小说连播的时候,却发不出声音来。因此,我得偷偷收听,或者听上一两曲,再把收音机关掉。二是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在播放交响乐的时候,调频时的声音十分清晰。有懂行的说,播放交响乐那个时段,收听的人不多,杂音比播送长篇连播和流行歌曲的时候少,因此耳感非常好。

我父亲曾奇怪没有歌词也没有画面,单单靠主持人对某首交响乐几句非常简单的介绍,我怎么能听得懂那些“破铜烂铁敲出来的声音”。后来他说我是外国人投胎的,甚至怀疑我脑子里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其时,我跟他

一样,衣服裤子都是洗过无数次的,上上下下全是补丁。

事实上,就那十几岁的阅历,就那一天正规音乐课没上过的水平,我并不能真正懂得乐曲的内涵。但我喜欢那乐器最本质的发音,以及由这些华丽丰富的乐器奏(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协奏)出来的曲调——对,那是在现实生活中听不到的一种音乐。中国的二胡、笛子、琵琶,多为独奏,而齐奏与独奏比较起来,具有更强的表现力,能够表现更加丰富的内容,或气势磅礴、或悠扬婉转、或缠绵悱恻、或俏皮滑稽、或热烈奔放、或冰冷铿锵……无不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乐曲中传达出来的喜悦、愤怒、哀伤、快乐的情绪,常常深深地感染我。

那时候,我还有个感受是,每一首交响乐的每一种乐器,都像一个崇高的跋涉者。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出发,逐渐汇到一起,队伍逐渐壮大,一旦入伍,就撒开脚丫,朝向共同的目标前行,或涉水、或爬山、或射猎、或围炉取暖、或破冰采凉,既把该种乐器最美的一面展示出来,又照顾好其他乐器,绝不因过于突出自己,而影响整个乐曲的协调。有的乐器,比如锣鼓,一个乐章有可能只敲那么两下,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,获得接纳、承认和肯定。它们就这样相扶、相携、相互关照,沉稳自信,一路前行,走完全程。

后来,读过一些书,知道交响乐另有奥妙。我不刻意分辨,只要好听,就没有理由地喜欢。跟许多能领悟音乐却不会成为音乐家的人一样,凭一双善于聆听的耳朵,我做着我自己的听众。

直到电视机里播放2010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,我第一次整场性地观看完那场交响音乐会。我发现自己当年对交响乐的领悟,居然那么原生态、那么肤浅,却又那么接近乐曲的灵魂。这是电视上的第N

谁的脚步在唱歌

□李新勇

次重播,于我,却是第一次看到并听到。之前的好多年,我都在读小说、写小说,我是个作家,我跟着电视有仇,乱七八糟的电视剧很少观看,想听音乐有MP3,后来有手机。因此,直到那一天,我才知道,交响音乐会也是可以搬上电视的,不但可以聆听,还能够观赏。那天所处的季节,正是秋天,田野上一片收获景象,缺少季节表现力的城市却因为道旁树的落叶而显露出衰败气氛。这季节尤其需要圆润饱满、生机勃勃的音符。我一头撞进交响乐的怀抱。

那个名叫乔治·普莱特的指挥,把对每一个音符的理解,化作了每一个精确而内涵丰富的手势,以及每一个细致入微的表情。这个干干瘦瘦的艺术老人,是那样招人喜欢。所有的演奏者都那么投入,完全像乐曲中必不可少的音符,他们的表情随乐曲的变化而不断变化。在舞台上,即使几十人坐在一起,没有哪一个是配角,人人都是主角。他们每一个都有资格称“家”。

在19世纪的克拉普芬森林,布谷鸟唤醒了森林的早晨,阳光纯朴而多情地从山梁上升起,各种各样的飞鸟从森林中悠然自得地飞起来,向阳光明媚的远方飞去,开始一天的自在寻觅;晶莹的露珠顶在草尖上,在阳光照耀下,每一颗都像一枚闪闪发光的小太阳;氤氲着薄纱般晨雾的溪水边,有个叫约翰·施特劳斯的音乐巨人正背着手散步,突然,他被一阵饱含自由与快乐的旋律击中了,他用赞美山川、赞美祖国母亲、赞美挚友、赞美恋人的激情,以有限的音符,排列起震撼音乐殿堂的宏伟乐章,这就是《在克拉普芬森林》。它饱含的感情,穿越时间和空间,跨越国界与种族,超越信仰跟文化,感染每一双热爱音乐的耳朵,而且将始终伴随着人类,直到永远。

记忆尤其深刻的,还有《浓情的爱情与舞蹈》,那么流畅、那么自然奔放。在音符排列的乐章中,森林里燃起了篝火,篝火边的人们,无论男女老少都牵着手舞蹈,庆祝他们的土地丰收、他们的狩猎成就、他们的美满恋情。所有的喜悦跟胜利无关,也就是跟争执、跟战争无关,人们脸上露出平和、舒展的微笑,少男少女们的欢笑飞越林梢。

还有许多许多。一支曲目,就是一条美丽的情感长廊,步入其间,你就会成为被音乐浸透的蜜饯。我不得不放弃感性的语言,只想称赞这场音乐会是人类丰富、厚实、珍贵的音乐大典,它集中展现了交响乐的魅力,体现人类音乐创作与演奏的高水准。

无论哪一首乐曲,听上去都没有特别深奥的旋律。它似乎在告诉人们,音乐是要让人懂的,只有让人懂了,才可能感人、让人动容。也就是入耳,方可入心。

这使人想起如今一些音乐竞赛。参赛者削尖脑袋,拼了命把乐曲往复杂和高难度方向拓展。为了获胜,竞赛各方咬牙切齿,拼着刁钻,无限升级。赛到最后,冠军倒是出来了,但那时候的音乐,不但观众听不习惯,连音乐人(家)都听不习惯。曲高和寡,音乐也就差不多完蛋了,或者说,艺术就这么被报销了。其他艺术门类,文学、美术、书法、曲艺等等,道理一样。艺术是人类跋涉过程中的小憩,是奔跑路途上抒情的一端,应该高雅,但不应太复杂。

面对这样的音乐盛典,突然想起音乐竞赛,似乎联想得太远了。这样的精神盛宴,永远与竞赛没有一丝一毫关联。

后来连续多年,每一场维也纳新春音乐会我都要收听收看。那个当初在横断山区安宁河谷收听交响乐、认为听音乐就是在听情绪的人已人到中年,至今仍然保持“听情绪”的习惯。



梦里看春山春树春花,却不见之前同行的人。或许那是因为他已走出春山,走进了梦境之外的现实生活。

平芜尽处是春山

□江徐

我独自乘车去往未知的远方。倚窗而坐,人看起来很安静,心却为窗外如画的风景暗自翻涌。连绵的山,屏风似的山,离得那么近,起伏的山丘铺满绿茵,上面缀有黑的牛、白的羊,它们有的悠然慢走,有的呆立不动。那些白羊啊,白得就像从天上落下来的云团。而那些黑牛呢,简直黑得像乡下的灶台大锅底。小时候看见奶奶每过一段时间,就要把家里两口大锅从灶台上端出来,拎到屋后桥头,咣咣咣地铲掉一层草木灰。近前,一棵接着一棵开满水色春花的古树,恍恍惚惚地擦窗闪过,不断闪过。

这已经是上个礼拜做的梦了,久久未能从心底消散。人的记忆实在奇怪,昨天用过的某串密码今天再输入,就像短暂性失忆一般无论如何都回想不起,可几十年前的某个梦境至今仍能忆及,或许还是有无情感注入的区别吧。梦境会营造一种生活氛围,轻纱似的笼于心头,醒来那一刻,这种氛围最为浓郁。远方、群山、黑牛、白羊、乔木繁花。醒来后回想这个美梦的时候忽生一念——虽说梦,却如此清晰,回想起来历历在目,与现实中去到这样的地方又有什么区别?即便现实中有幸去到真正的蓬莱仙境,最终也会化作不可触及的虚幻之象,留待日后追忆。就像马尔克斯所说,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,而是我们为讲述了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。按照他的意思,生活的意义在于向内行走。这也是我多年来记录梦境的原因。

从梦中的远方归来,回到现实的被窝,已是凌晨四点。在此之前,我因繁杂琐事而心念纷乱,因心意纷乱而辗转反侧。生命的奥秘在于,人始终不能把握自己在流淌不息的哪一念中入眠,同样无法知晓自己在哪一刻醒来。忘了从何时起,我开始将临睡时刻当做面对死亡即将到来的预习。由生入死,魂魄一去,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?像一场无梦的黑甜之眠?我只记得那天夜里想了一些人与事,一粒心念的尘埃,缓缓飘落于“平芜尽处是春山,行人更在春山外”这两句上。和梦境一样,诗词也可为心房提供一种氛围。也许是春天到来的缘故,最近常常默诵两句诗。这两句古诗的意境,让人想起唐伯虎的《春山伴侣图》——远离尘嚣,在矗立如屏的深山当中,他和二三知交席地而坐,举杯对酌,俯仰之间都是新绿,春树吐翠,春水涓涓,仿佛还能听见春鸟洗心悦耳的啁啾。不远处的山川上面,一条细长的瀑布飞流直下,汇入溪流。置身这样的优美地,就这样“欹莎堪坐静无尘”地虚度一天,可抵十年尘梦矣。虽是短短的一天,应该足以抚慰抚攘平生。行笔至此,忽然起心动念想去上海博物馆看这幅画作的真迹,在此图前驻足端详久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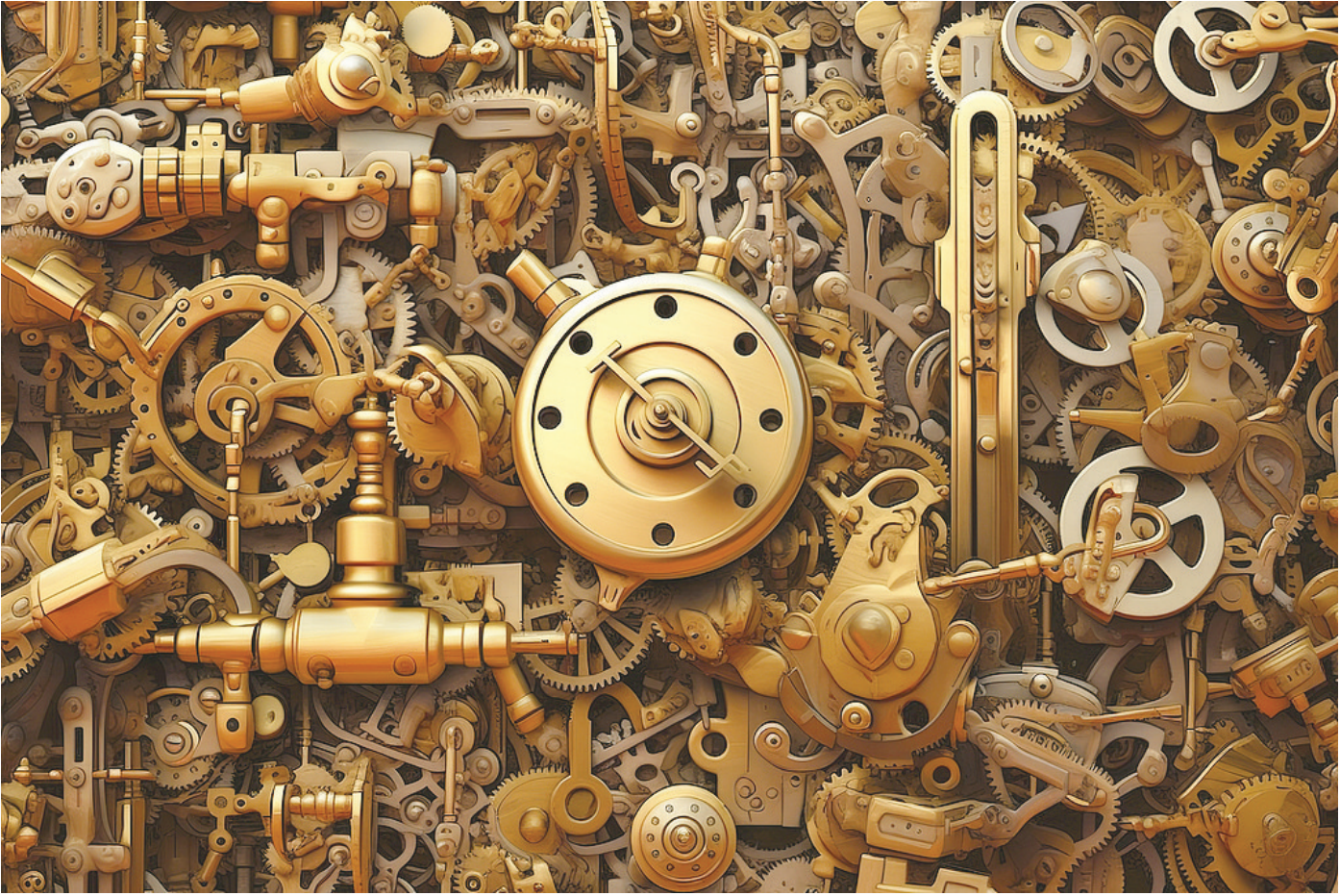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说,唐伯虎此画的趣意在于闲人闲情,那么欧阳修的“平芜尽处是春山,行人更在春山外”所写是离人离愁,是目送离人走出视线之外的柔肠与守望。如果能够临池弄丹青,我就要耗费半日慢慢画出这两句。只是,平芜可画,春山也可画,踽踽独行于春山之外、渐行渐远的那个人行,该如何去画?高楼凭栏的人心里的那片旷野,该如何去画?就这样遐想着,不知何时滑入了乘车去往远方的梦幻世界。梦里看春山春树春花,却不见之前同行的人。或许那是因为他已走出春山,走进了梦境之外的现实生活。

古人有言,春眠不觉晓,但有时也会在拂晓之前醒来,并且是自然而然地醒来,然后听见窗外树窠里早醒的鸟四下无人地开怀啼唱,也许是一只擅长口技表演的乌鸦,叫声变化多端,有时像逗趣,有时像揶揄,有时又像模仿人类刷牙漱口时咕噜咕噜的声响。醒得更早的,是远处谁家一只公鸡,在乌鸦独奏的半小时前,婉转而具张力的一声啼叫,悠远得像是来自童年。

在这半个小时当中,我想起弘一法师,想起他恬静冲淡中带着几分悲切的目光,也想起他自年轻时代就患有的神经衰弱。这种神经的衰弱,倒像亢奋,思想意识的亢奋。一个处事过于认真且思虑周密的人,是容易这样的。又开始设想:天气热了,夏天到了,去年种在公园里的风雨兰爆芽长叶了,等到它长出叶子,我要赶在园林工作人员摧枯拉朽地除草之前将它保护起来。具体怎么保护呢?在公园里捡几根短细树枝,插在风雨兰周围,绕上几圈细绳子,然后把提前准备好的,并且用透明胶带封住以防雨的标识贴在小栅栏上:风雨兰,勿拔。不对,应该这样做:这是花,不要拔。如此细致地想一遍,好似在意念中提前做了这件芝麻小事。我经常在意念中,排练一件自以为有趣的小事,尔后往往没有将之上演于现实的舞台。

走啊走啊走,走遍青山人未老。梦中,被这样一种漫游山川的感觉笼罩着,忽而遇见一位女子,在荒山野外开了爿酒馆。酒馆里的酒,花钱买不了,谁对上她的对联,就能免费品尝。这里没有桌椅,上联就摆在地上,竖排写着六个字:莲叶连连何堪。我是不会书法的,也不会作诗,可奇怪得很,这一刻我在梦里一点都不怯,甚至都无须思索,胸有成竹地执笔濡墨,在左侧写出下联。至此,我已意识到自己又在做梦,便下意识提醒自已记住下联。下联刚写完,面前这位何仙姑似的女子仿佛用心念按下无形的开关,与某处获取连接,索得一樽酒,款款地递过来。我望着淡褐色微微荡漾的酒水,还有虚空中谁的颌首一笑,感觉这是不同于人间的琼浆玉液,在它面前,人间所有的葡萄酒美酒都变得寡淡无味。最重要的是,虚空中那看不见却能感受到的笑意,让我豁然明白:这就是清凉,这就是自在。我再三提醒自己记住刚写的下联,为此,我反复默记。

然而,短短六个字,在醒来那一刻忘得一干二净。难道是因为迟迟没喝那樽酒的缘故?醒来后回想梦中奇遇,难得一遇的美酒,没有喝,反复记诵的短句,竟也忘了。究其缘故,借此观照己心,总是心有挂碍故。如若能有一天,如文人古画中那样,春山伴侣二三人,把酒寻花,醉卧泉石,随处可歇,那才算得上人间好时节。



齿轮 (AI绘画)

我们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,对公家的公名公利,不能归于己有,“恩”不可记在个人账上,所谓“授爵公朝,感恩私室”的事绝不能干。

“恩”不可记在个人账上

□凌云

君不见,现在有个别地方和单位存在的“圈子文化”,拉帮结派、结党营私,把原本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、干部任用,变得浑浊不堪。有的领导认为,我提拔了谁就是对谁有恩,人家这点礼酬谢一下,不收不近人情。有的被提拔者也认为,给有恩于自己的领导送礼是理所应当的,不送礼会被别人认为是不懂感恩。于是,有的人便习惯以“老大”自居,热衷于建圈子、立山头,把同志关系变成江湖关系,甚至异化为利益关系、金钱关系,任人唯亲、任人唯“圈”,导致“一人腐”成“一群腐”、“小圈子”成“共腐圈”。有的人热衷于“找门子”“拜码头”“结兄弟”,沉迷于权力关系、找靠山,跑官买官,为利益输送、拉拢寻租、化公为私铺路架桥,最终走上了不归路。

古人云:“大夫不收公利。”我们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,对公家的公名公利不能归于己有,“恩”不可记在个人账上,所谓“授爵公朝,感恩私室”的事绝不能干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,在

从政杂谈

一位年轻干部被提拔为科长后,提着礼物上门向局长表示感谢:“我能当上科长,全靠局长您推荐。没有您的栽培,哪有我今天!”局长让座后主动和科长聊起了他履新后的工作感受。临走,局长微笑着拍拍科长的肩膀说:“小伙子,好好干,别辜负了组织的希望。你这次得到提拔,是局党委对你德才和工作的肯定,对你的感恩之情,我代表局党委领了,但这些东西,你必须拿回去。否则就坏了党的规矩啦!”几句话说得科长热泪盈眶,顿首称是。生活中,类似这位科长,把自己的成长进步归功于个别领导头上的事,还是蛮多的。

个人有了进步,应该感谢谁?这个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。主要是组织的培养、群众的帮助,再加上个人的主观努力。至于提拔使用,按照党的组织原则,并不取决于某个领导说了话,而是经过党委集体研究决定的。不可否认,一个人的成长进步,也离不开某一个领导的具体培养,甚至在某些“关键时刻”,积极向上引荐,为你“握理力争”。但是,无论如何,这“恩”却不应只记在某个领导个人账上。就拿这位科长来说吧,在提拔他任科长的过程

兼得斋夜话

民国时期的一流作家大多多才多艺,钟情篆刻者甚夥。

民国作家“篆刻热”

□杨譔

近期我参加了南通市民进组织的“走访民进会史教育基地”活动。在苏州用直叶圣陶纪念馆,欣赏到叶老篆刻29方,旁边有一封1976年叶老写给红学家王澍华的信,谈到不少“篆刻往事”;“一九一七年的春季,我到距离苏州城三十六里的用直镇上的吴县第五高等小学校当教员,是尊翁和吴宾若先生二位邀我去的……课余没事做,我就刻图章。谁叫刻都刻,而且刻得挺快,往往当天就刻好。尊翁所有的图章石特多,刻了一些名和字的印章之外,还想出或找出一些词句来,让我给他刻闲章。他常做我的参谋,怎么样布局、怎么样作篆,他爱出主意。刻成之后就共同商量,哪儿坏了,哪儿还可以,谈个不休……”在展出的29方印中,至少有一半是为王澍华的父亲王伯祥先生所刻。从信中得知,为王伯祥刻的那些印的印蜕全为王澍华提供,叶老自己没有留存。又结合信中所述,可推测叶老当年印作数量可观。从这批印的风格特点所流露出的信息分析,叶老的篆刻学习过吴让之、赵之谦、清新、流畅、劲健,富有书卷气。

民国时期的一流作家大多多才多艺,钟情篆刻者甚夥,应该与他们长于书法(喜欢篆书)、篆刻又具有特殊的抒情功能有关。鲁迅先生在南京求学时就曾自刻“文章误我”“戛剑生”“戎马书生”三印,均属抒情性质,前二印已佚。“戎马书生”一印为粗朱文,颇见功力与匠心。闻一多与朱自清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时,都曾用鬲印收入补贴家用,闻一多先生为此闹出的声响还很大,至今传为美谈。半僧半俗的苏曼殊被誉为民国“一代奇僧”,1918年在上海病逝时年仅35岁,他在诗歌、小说、翻译等领域才华卓绝,又旁及绘画、篆刻等艺术。据郑逸梅《民国书画印依闻(八卦108则)》云:“江南刘三之印章,出于苏曼殊手刻。”江南刘三为谁?义士、诗人、书家刘季平也。丰子恺早在学生时代就喜欢篆刻,曾为老师弘一法师刻过印,弘一有一方释迦盘腿跌坐佛像印就出自丰子恺之手。子恺先生甚至认为篆刻的艺术性在其他艺术之上。郁达夫刻过一方朱文印“郑振铎印”,仿汉封泥,自然凝重、斑驳苍古、沉雄有力。他还曾自刻“郁郁乎文哉”一印,亦为佳作。

我对篆刻的兴趣源于刚当教师时读到的一篇文章,发表在《书法报》上。文章介绍茅盾先生的学印往事,对他初学时临习古印的方法、步骤介绍甚详,我当时使用的“水印上石法”就是从该文中学得的。此法解决了我开初不会在印面上直接篆写“反手字”的难题。自此后刻印兴趣日浓,一直坚持到如今。